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之六

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兼樞密院公  
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公請  
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優者與官禮部貢舉以三  
年爲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  
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頽弊者專委官葺之  
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願出聖諭以順  
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出聞者莫不悅服  
上又以未能遍知羣臣能否公乃籍內外從官臺



閣監司之名各品題其才業之實任用之宜以進  
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  
才二十四人乃卽寶勝寶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  
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爲額給  
錢米有差月命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  
躬親聽斷朝廷無事累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  
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而  
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  
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英宗面諭公曰今

尚在諒闇豈當去之時邪明年仁廟終祥公力請  
去英宗留益堅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公曰  
初服滿恐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卽位  
未魯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南郊大禮使  
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兼樞密  
院從之初英宗皇帝旣卽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  
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  
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  
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



服除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斬不杖朞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旣非無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



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竒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

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耻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毆陽修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佐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



韓魏王公傳 卷之六  
五  
瑩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  
如此而已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  
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  
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  
不議及郊禋旣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  
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  
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  
魯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  
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

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  
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  
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  
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  
非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魯公亮趙槩  
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  
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公同取旨少頃公  
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公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  
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后手書二事其稱親



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塋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向奉皇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

以塋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卽園爲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已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



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  
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  
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  
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  
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  
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  
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  
至封還吉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  
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

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  
宜追厚俟祥禫旣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  
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牴牾繼以堯俞等  
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旣撓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  
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  
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  
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  
堂及進奏院徧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公所自  
草也桂州陸誥奏交州欲取溫同等地因問交



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坦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効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民兵之議曰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

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集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旣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衆無名頗難其事明年西



夏點兵於界上涇原等諸路皆調兵爲備公曰此得機會矣復上前議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公曰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不若卽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餘皆籍之爲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不可二府以光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曰如此陝西奚獨爲不可論遂決三司官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塗爲說而不修職事乃擇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

目通判資序理任至提點刑獄姑許出外夏賊寇慶州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曆中仁宗皇帝嘗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諭以西鄙未寧令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戎之策有四旣上此策而元昊納和不克施行今諒祚狂童固非元昊之匹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付臣當日之議俾二府議爲成筭付以五路之帥小羌不足勝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與逐路議方略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劉平議西事二策亮



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必吞諸戎爲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平之所陳雖與臣近錄慶曆中同仲淹所上之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人山界地土部族爲甚利願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賊旣寇大順上對二府問如何處置公曰當勒住歲賜降詔詰問以全國體樞密使文彥博等皆曰不可如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公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乃一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

必服上乃從公議遣何次公持詔以往奏事退二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彥博曰他言料敵且看他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英宗已卧疾二府因入問起居畢公叩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謂諒祚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僊神宗卽位公乃親草賜夏國詔曰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垂驚擾人民誘逼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



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比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旣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初英宗卧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公曰柰何公曰願大王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人子之職公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

語凡處分事皆書於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上疾漸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乃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英宗又批於後大大王穎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學士降麻上頷之公召御藥高居簡於前授以御札曰適已得聖旨令今晚宣學士依御降制是晚鎖院時神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於是國



本定矣初英宗既許建儲處分畢情色悽慘歔歔  
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相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  
至此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  
可柰何治平四年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顧命請神  
宗柩前卽位神宗曰未予小子何以當之固避數  
四而後出公英宗山陵使是月拜守司空兼侍中  
制曰若古后王之興承序宗祊之重永言配命無  
競維人在商則陟扈致格天之功在周則召畢奏  
綴衣之訓著於謨誥茲謂王勳矧在眇躬聿膺端

冊方繫賴於丞弼以圖濟於艱難首舉元功猷告  
庭案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  
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食實封四  
千二百戶韓琦欽奉仁聖克享天心亮翊先皇靈  
承帝事實道揚於末訓遂光輔於冲人扶維神器  
之安保佐邦基之固百工稟式四國具瞻帝省其  
衷予嘉乃德登上公而論道兼常伯以疇庸惇



行戶封崇進功號是爲九命之禮用助三光之明  
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周咨元宰共卽  
康功俾庶績之緝熙致大猷之平格庶幾纂御永  
荷休成可特授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  
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  
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  
翊戴功臣散官勲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間已  
曾面奏歐陽修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  
乞如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

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  
罕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並除臣旣與  
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况陛下聽斷之始  
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  
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已面剖肝  
鬲皆非矯妄其所略恩命臣不敢並乞追寢欲望  
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重兼前來甚有  
貼麻改換體例手詔云省所上劄子陳避司空兼  
侍中晉國公事具悉先帝不以朕菲薄使主宗廟



而卿承顧命定大冊諸臣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恩天下而於一二股肱之臣蓋亦攷尋故事而甄序之卿乃過陳悃悞至于再三夫輔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褒賢錄德之意哉且稽祥符之制則遷官恐未爲過比軋興之除則兼職猶不加厚何疑而固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命反如汗丞相豈不爲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封魏國公上又賜手札云佐命元老兩朝顧託於此而不能褒大其功優以典禮謂天下何公乃

拜命一日中書進呈罷上獨留公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卽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歛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惶恐謝之它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



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中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自以東宮之舊當亟踐二府旣而除爲中丞不如所望忿怨形於言未幾遂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與次相魯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詔不允陶理不勝遂肆誣詆上乃除樞密直學士

羣牧使續內批指揮王陶與司馬光對換過着時二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言王陶天資險薄造言讎覆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臣早來與趙槩屢陳欲王陶補外且令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令除舊職及差遣臣等不能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翰林學士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哉以廢格制詔居家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爲御史卽攻韓絳頃年



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詆是其心見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略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爲翻覆今居諫長爲陶驅迫脅使疑誤陛下亦當顯黜旣而公又上章乞罷遂黜陶知陳州上賜公手札慰諭云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間言昨王陶等所言過爲誣訾至于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

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實使去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聰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分卿其勿以爲嫌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于誠想宜深悉今遣張茂則齎朕手札賜卿便可朝參餘意候對來面諭公乃入謝復位陶旣黜邵亢猶欲撼公上曰若不是他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聞此語惶懼自悔時亢知開封府忠彥爲府官屬亢爲忠彥道上語如此意以蓋已



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土公還至鞏縣卽上章乞罷相尋詔諸處無得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決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亦力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以進上奏曰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

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業不著于時聞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爲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



何上察公意確度不可留遣內侍賜公手札曰朕  
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矧卿勲力光于三朝朕之  
眷懷未有涯也比敕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  
對懇求罷免復以賓友之言袖書見進圖解機劇  
朕中夕思念足以見卿至誠豈不使卿少就安逸  
以永康寧哉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  
以待卿還果能如旨朕卽有命可密奏求手示更  
不多及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  
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虛此

位降制曰朕光宅萬邦聿新駿命正權綱之遠御  
謹名器之大方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勲之  
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揆剛辰誕揚贊策推忠協謀  
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  
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戶食實  
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工光翊三  
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和社稷  
是經文武維憲在成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謙荐



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是用進司五教增峻三階且疏茅土之崇仍遂麾符之便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義甚明休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篤于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袞衣之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郡牧兼管內觀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

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散官勲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趣召公對於便殿上諭曰侍中須要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遂泣下公亦感激垂涕叙謝而退又詔賜第一區於京師擢忠彥爲秘閣校理仍授二子官初除公鎮安武勝兩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上面諭之曰朕再三思之禮數大段殊異侍中必不肯當惟此兩鎮可稍示殊禮朕秤



董得甚得中也切勿須辭英宗神宗皆以官呼公後神宗對忠彥每語及公亦止稱先侍中云上又以手詔賜公曰兩鎮節度未嘗除非有所愛也誠有待之也今卿歷相三朝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慊然有不足于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尚何辭哉公又奏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章累上制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加兩鎮以公嘗辭不拜訖不敢當公

又以文館清職祖宗以來必給札試藝合格而後除今忠彥不敢濫當此任語學士院召試既入等乃受時毆陽修先罷政知亳州馳書賀公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出古人王安石爲知制誥知江寧府亦親作啟賀公曰伏審辭寵上宰榮歸故鄉兼兩鎮之節旄備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嘉之榮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侍中受天間氣爲世元



龜誠節表於少時德業冠於近代典司密命總攬  
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險夷常持於一意故四海  
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粵執洪樞遂躋元  
輔以人材未用爲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  
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  
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壽以謙中退託內揆百官  
之衆親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  
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  
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載在舊史號爲元功曾未若

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崛起在  
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至若進退之當於義  
出處之適平時以彼相方又爲特善此書盛傳於  
世公未行會种諤擅領兵入西界取綏州納降人  
嵬名山數族朝廷以爲憂公以辭免恩數久之至  
此方入謝旣升殿上諭曰青澗城种諤已領夏國  
投來蕃部及本城屬戶直入西界夏州以來其帥  
臣陸詵薛向並不預知公退而奏曰臣元不知朝  
廷措置本末昨日倉卒應對固不詳悉蓋不審投



韓魏王冢傳 卷之六  
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諤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悉必無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卽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綿亘數百里其間甚有大族酋豪未必皆欲背諒祚而投我今种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心營致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尅日齊發方爲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

聞沿邊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旣已不收蕎麥又爲早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族投來人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遽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節制之舉遂令逐路帥臣預彼界亡歿之人柰何朝廷元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展興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鄜延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差勢力不加是將勞



擾關中憶萬生靈以至天下受弊只就种諤小子  
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旣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  
邊臣招納以爲曲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  
集平夏諸兵收討更於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  
西邊用兵戰禦未有已時臣大爲朝廷憂之兼蒙  
陛下諭臣候到相州三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  
家急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  
緣有上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  
少濟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廣  
出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之六終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之七

十一月改差公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上以手札付公曰今封蔡挺李肅之奏去可見卽今彼中處置事宜次第卿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爲此際最要經畫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今种諤已擅據綏州啓此釁端朝廷急遣向往至則主諤謀遂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兵老幼豈招誘邪涇原



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興靈卽是諸路帥臣肆  
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朝  
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  
二府大臣早決成筭翌日公辭二府方奏事未決  
魯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  
議上亟召之公旣對卽奏曰臣前日備負政府自  
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  
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  
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黜上因

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  
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公未辭之  
前先請對曰比蒙陛下累次宣諭以延州事宜欲  
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然再思之昨  
王陶斥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三家弱魯之  
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  
自顧無宅慮復有效陶語以相傾者臣誅族奚憚  
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間尚可改議上曰  
侍中猶未知朕豈有是理邪公旣辭上命二府官



就公第賜筵屢遣使持酒器勸酌公入境檄諸路非主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先是諸將得隣路帥臣或監司移文卽領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自此各知紀律公至則詔旨屢趣棄綏州遷降人於內地時會西賊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數人殺之公曰今賊旣若此綏州未可棄命薛向賈逵再議之皆謂令折繼世統降人共保綏爲便樞密院又降旨曰虜自來有邊上庸淺使臣及關中輕躁土人扶掖種薛之謀謂因此可遂前非况朝廷豈與犬羊

螻蟻計較尺寸之地已令廢棄綏州不計楊定之事先後速如前詔施行公奏曰西賊誘害朝廷沿邊知軍巡檢朝臣不接詔匣其賀登極與賀正使人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顧藉和好朝廷因而止住歲賜令邊上常作用兵之計旣兩相隔絕卽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降人嵬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令在折繼世下禦敵西賊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戶分作兩處住坐慮人



情不安別生它變况見有已修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閑地土若令降人嵬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知具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祚似合機會遂指揮卽不得更般糧草赴綏州亦不得留禁軍廂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久遠費國家錢帛糧草爭此無用之地盖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防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

作過及令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勢也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方振而遽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毒慢不已向去雖欲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况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綏州城與嵬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嵬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日



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矣臣謂薛向賈逵等擘畫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國家卽今邊計爲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躁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向諤之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可會夏國主諒祚死乞遣使告哀公又奏曰當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虜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爲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界或換易塞門舊寨或予之拒求降人之請

是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博呂公弼耻於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促如初公亦條陳不已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公存廢利害公奏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勝愧恐然臣始欲留綏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蓋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旣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不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留此綏城只備數月之糧差人防守貴與商議時易爲束縛存得朝



廷久遠事勢今若朝廷以臣前議爲是卽乞責郭  
逵依此照管如不繫議和利害亦乞直行毀棄詔  
始如公議不棄初夏國乞遣使詣闕告諒祚之哀  
公又奏曰西夏自誘害揚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  
遽遣使來告卽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  
赴訴此時若不直以彼國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  
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白供奉等歸  
朝廷行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順  
服然後開納苟便如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冊

命之禮且要無事卽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  
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山  
一帶部族乃爲大字榜於諸路使散入虜中詔問  
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若告哀  
人過界沈然不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要害處興  
建城寨使彼震懾必速就議先是涇原路鎮戎軍  
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三四十人蔡  
挺嘗乞於此壕內修葉燹會爲寨公至此便宜檄  
挺聚兵滅之城成後賜名爲熙寧寨公又遣屬官



李立之馳奏曰秦鳳路沿邊累爲西人侵掠西番  
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達已築治平鷄川二寨  
包入熟戶疆土不少若更修葺粟城一兩處則西  
與古渭寨相接方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葺粟  
城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  
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况西番  
熟戶本要爲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  
熟戶不能自守須藉漢兵儻有賊至則漢兵當鋒  
熟戶受庇漢有餘力爲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

計之得前後臣僚累有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  
子細相度以聞公復奏曰竊觀漢世圖制匈奴患  
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  
南羗今西夏所據益多得匈奴之故地自昔取一  
時之議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德明元  
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番以至甘涼瓜肅諸郡  
皆爲賊有勢旣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以背朝廷  
是時賊方與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番  
未暇窺奪臣慶曆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七年矣



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亘二三百里之外皆是西番熟戶其間有不授捕職名目官中亦不勾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戶並與熟戶交居共爲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款未嘗侵犯只自慶曆通好後來西人以寇抄爲事見秦渭間西番最爲繁盛又爲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郡富貴廣有所出可以先取西番然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諸郡亦皆得之遂一向攻脅秦渭諸番大半爲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比慶曆中

藩籬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爲保泰軍於其中修蓋行衙聞甚宏壯命僞駙馬花麻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卽近蔡挺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上丁族瞎藥怒質其父厮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卽喃厮囉之孫瞎羶之子也其木征瞎藥更與自來秦州多點集不赴廣有力量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陰與夏人通款若漸次盡爲西夏所誘不



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爲賊逼則其董種一帶至回紇以來般次盡爲阻隔秦州茶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塞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秦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再參西帥亦不能知此子細所以久在西垂諳知邊事者皆謂城隼栗則可與鷄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吞併古渭一帶諸番與瞎藥木征青塘等族相結之患少得前世所謂斷臂之策兼自來廊延環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

族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爲表裏號爲籬落之固不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間去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官軍旣難救應則盡爲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籬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朱滅滅唐奴三族廣有人力以居處恃險從來點集不赴屢殺官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疑慶曆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爲鄉導同爲抄劫後來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寧二寨佛空平耳朶城二堡其明朱等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



韓委王家傳 卷之七  
九  
從點集始爲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筆栗者非  
好生事也蓋欲因與西人議事未復好間乘此機  
會可以城之既城此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  
而不爲則它日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  
利害實繫於國家而不繫於臣在朝廷之深筭也  
若謂其修城之後又有積兵聚糧之費力未能給  
臣以爲不然蓋筆栗既城則秦州三陽伏羌永寧  
來遠寧遠諸寨却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  
兵往彼屯泊更有荆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贍復

聞筆栗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  
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知矣臣今畫  
鄜延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圖于黏  
連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例皆以城寨  
包衛熟戶非妄言也欲望陛下更與二府大臣裁  
酌可否詔從之公又委秦鳳帥馬仲甫興置噴珠  
堡甘谷通渭熟羊等城寨訖役戎人不敢近寨勸  
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千餘頃招致弓箭手於  
是籬落壯固邊聲振矣西夏乃械送害楊定者李



韓琦三傳卷之十一  
崇貴楊道喜詣闕請命朝廷遣韓縝同公屬官劉  
航王延安與西人薛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  
公而後往後西人果議願獻納綏州塞門亦乞如  
舊朝廷遂許之熙寧元年七月公以凡處置多爲  
執政沮難不得如志又邊事向寧乃以疾求罷因  
奏曰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卽令臣却  
知相州願全舊恩使均勞佚章六七上不許乃召  
忠彥上殿令馳驛往彼慰諭及詢訪邊事忠彥回  
又附表懇訴之乃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公

時冒大暑至都上見公形顏鰲瘁驚歎久之乃曰  
不知侍中實曾不安始疑託以爲辭自此須且速  
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辭之日上  
從容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爲治之  
本莫先於此上又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  
一二人凡所以裨聖德者甚多上曰侍中國之龜  
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上遣御藥院內侍劉  
有方齎手詔曰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  
里民流離朕甚惕然朕嘗虛上宰之位竚卿之還



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輕去鄉里且大名爲天下  
喉襟之地相去止數舍間人情未爲不樂也將欲  
除卿河北四路安撫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諭朕意  
苟勉而祇命則朝廷豈有北固之憂哉公奏曰君  
之使臣當卽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諭此乃陛  
下仁卹老臣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辭之  
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本任今到  
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輒當煩重况當此大異之後  
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

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二月復降手詔  
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  
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今差御藥  
院內侍李舜舉齎敕賜卿宜卽祇受公再辭不許  
遂之任公以河朔沿邊次邊及近裏以來州軍鄉  
戶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老小車乘衣裝錢  
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災傷往唐鄧許汝間請買  
田土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廷累令州縣存卹賑  
濟兼去年夏秋殘零稅賦租課並已倚閣及住催



貸糧不差夫役又見賒糶常平倉斛斗支俵麥錢  
非不周至况上件人戶各有行裝次第且非寒餓  
不能自存之人時間聽信姦人易搖輕去父母墳  
墓與鄉里骨肉離散近奉朝旨賑濟許從便宜乃  
分遣官於諸橋渡曉諭計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  
又以糧貸之兼并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  
令還地寬以歲月歸厥直朝廷以大名府路強壯  
元額一萬三千一百餘人今管五千七百餘人令  
具不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強壯自慶曆二年

棟刺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剩員強壯  
於帳內別項椿管至今近三十年州縣以退下人  
數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災困非是添補強壯之  
時願罷取索以安衆心從之保州自嘉祐以來議  
欲修展關城至是劉几復乞展築朝廷終以張皇  
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聞欲展城軍民莫不欣喜  
况雄州高陽關皆嘗修展不聞引惹既非創築於  
虜誓無嫌願亟城之從之



韓魏王家傳卷之七終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之八

熙寧三年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以河朔新經大災異民罹餓餒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累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踰暮歲賴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震壞城壘悉已繕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皆得良帥北虜晏然無事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乞只充大名府安撫使累奏詔從之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休偃兵革垂七十載



而人情恬於安佚武備弛於因循養兵雖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繕修城壘而未盡堅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堤防決壞溝洫湮廢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在興廢而補弊務經遠而適時至於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否出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爲條畫以聞公奏曰此見陛下臨御以來憂邊求治日謹一日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深意也天下幸甚然臣竊謂國家自景德歲與狄人講和邊鄙無事

而於禦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爲急至於守臣將吏亦皆盡一時之選其在任者唯以練士卒利器械修城壘治樓櫓爲職業往往曲主新意自銜能績以求勝取名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葺之功可謂堅固犀利數倍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頽圯處多賴朝廷究心隨已復故唯是霸州信安軍數處以功料稍大經冬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場盡出不三數月間亦見成就臣竊謂平時守備與用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



守備則當爲之有漸使不勞而易集况兵法曰百樓不攻今河朔諸城待敵之具何止百樓哉而朝旨令十分營葺外更以三分木植爲之准備是過計也且賊至城下則城內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爲城守之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而爲用兵禦賊之計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不勝其敝矣臣願朝廷加意選擇一路守臣將官若寔得其人則不在日加約束月降號令自然備豫之事益以修舉也詔旨謂畜馬雖衆而未精

者臣觀近年朝廷講求馬政最爲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又各有幹當公事官三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歲年則可見其效詔旨謂隄防决壞溝洫湮廢者自去秋黄河決溢恩深等州悉被水患朝廷累遣近臣與都水監官員經度已於二股河進約分減大河之勢西治生隄以防漫溢臣亦嘗以衆議未一輒有論列已蒙朝廷遣司馬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行若得向去大河水勢均調於今冬來春自



可再圖其便詔旨謂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此見陛下軫及一道生靈罹此重困思欲慰安撫養俾盡適再生之路甚大幸也臣竊見本路今夏蠶麥盡登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鑒陛下旰晷憂民之心乘此之時臣固願陛下深思邦本之重責臣與諸路守帥專務寬卹凡守禦之事悉令漸爲之備無得煩勞使其瘡痍日安生業加厚縱遇邊垂有警言不得已而取之則民力可勝而樂輸於公上矣矧狄人大勢少衰固

惜盟好制勝之道亦當先料敵情不可亟自紛更翻令虜所窺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教閱新法諸路皆謹於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常加體訪苟有不職卽當具迹狀以聞不敢懈也出入之險易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有澹泊之阻而盛冬水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廣信安肅軍等處皆旁接西山川口平濶是從來北虜大兵出入之地不可遮限當用兵之際或先據險要或設奇邀擊此皆係臨時將畧不可預言守備之利害



則臣前論頗詳不可煩述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勉夙夜寤訪管宄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然塞命妄進瞽言以誤陛下倚任詢采之意無任兢惶待罪之至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糶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令隨稅送

糶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闕食益人困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奉敕依奏續



准敕節文常平廣惠倉見錢許依陝西出俵青苗  
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  
價立定預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願請領者  
十戶爲一保卽不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  
抑配若客戶願請卽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  
與鄉村人戶有剩卽亦許准上法支俵與坊郭有  
物力抵當人戶如納時斛斗價貴願納見錢者亦  
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  
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又准轉運常平

廣惠倉司牒支俵青苗價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二  
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第五等并客  
戶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得過  
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  
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  
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  
量度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  
有剩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  
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爲一保依鄉村青苗



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直價錢之半其逐縣不得避免逐時出納致令諸色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官吏用心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文狀入馬遞申赴當司以憑選差精強官往彼曉諭人戶如却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應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於市價上減撲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

送納見錢卽不得過一貫二百文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元降勅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



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力人充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也復峻書遂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捃拾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

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納此一重出利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敕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上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願請者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



往舊債未償其半早以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  
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  
不然須是夏秋隨稅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五分以  
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  
接續支俵而官本因而寢有失陷也其害明白如  
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兼去歲河  
朔豐熟常平倉所糴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至  
八十五文省以來自前年分少有似此價賤之時  
若乘時收歛遇向去價貴出糴不准合於古制而

無大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  
萬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  
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爲已功縣邑小官敢不  
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事體  
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  
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  
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  
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  
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比也兼元勅明言且



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路自覩新制州縣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員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而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聞一路官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

權不可經久尚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默大懼有悞陛下委寄之重欲望聖慈矜臣愚直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卽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甚時有勅諸軍五服內親卑幼充節級人負若被轄人係尊長卽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多是弟侄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遂願投本營同活或無子孫者卽召本營人爲舍壻與一身有託更有堂從疎屬



有服外親充軍後有卑幼補爲人員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京與諸路恐移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尊長唯副指揮以上被轄人與轉移其餘止移別都詔從之至今行之爲法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之八終

忠獻韓魏王家傳之第九

八月公旣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頒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與村鄉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顧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訪若臣言不妄卽乞



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  
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  
天下歌舞聖明不爲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  
有它也今准都進奏院牒却蒙制置司以臣言皆  
爲不當條件疏駁乞申敕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  
士程指揮本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  
制置司疏駁事件卽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  
去唯舉其大槩用偏辭曲爲沮難及引周禮國服  
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

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  
再有辯列欲望聖慈特紆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  
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不當  
卽甘從竄殛若是制置司處置垂方天下必受其  
弊卽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  
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一臣前奏以  
元降敕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  
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  
下皆立借錢貫百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添數支



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納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今制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敕命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與元敕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

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卽許量減市價納錢卽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束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陝西等路提舉官則大抵約束不得過二分而已此蓋爲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却致虧損百姓所以有此約束卽非法外擅爲侵刻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唯河北所約分數最多然云不過三分之息



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平卽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卽比周禮所取尤少者臣竊以旣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貸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

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貫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貫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買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



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廬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䟽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朞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朞出息一千五百甸稱縣都之民萬錢朞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

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



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原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禮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解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贏萬泉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計利催什一臣謂王莽時

官貸本萬錢歲終贏得萬錢只令納一千若所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辯也况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則又隨畝更有農具牛皮塩錢鞠錢鞋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於官中更將紬絹斛斗低



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柰何更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蓋爲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斛價例倍貴州縣量減

錢數不多却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卽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緣小麥最爲不耐停畜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糴蓋恐積留損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蓋納下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麥絕少必難兌換旣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次却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斛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只令



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戶須至糶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卽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百許之貸借卽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一名卽上等人戶必不願請官吏旣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又河北提舉官乃峻責州縣如人不願請領卽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人戶却情願請領卽當別作行遣若選官曉諭苟免据拾豈無貧下

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今按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此等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爲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爲催納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卽非浮浪之人自不須憂難爲催納若無上三等一戶肯與同保卽自依准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上三等必不肯請



領湏是差作甲頭卽自是抑勒有違前法况今年  
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上三等一戶情願請領  
卽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遠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  
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請領卽結罪申報別選官  
曉諭乃只是關防因循避事壞法之人卽非迫脅  
官吏須令抑配百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諷令州  
縣抑配與人卽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爲朝  
廷委任皆在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隳壞  
新法曲徇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

并具事狀開奏豈宜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  
臣竊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人戶非臣獨  
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  
司以爲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之  
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敕意本務拯濟困乏却  
將錢放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廷專以取利  
爲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  
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例開質庫置課  
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



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其太近衰削不忍  
爲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要  
上三等戶一名者蓋關防浮浪之人請去難爲催  
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  
上三等人戶必不肯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卽自是  
抑勒有違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  
而爲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  
外有專差之官惟以散多爲職辦州縣官吏往往  
變抑勒而爲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

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  
重高遠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  
言者以謂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  
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按  
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張官置吏大抵多  
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爲困苦若朝廷但有  
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溝  
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縣地數百里棄爲污  
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



水旱則餓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疆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失至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卽位詔書丁寧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爲政事之急誠方今宜憂爲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爲此而已固非

使之賸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以爲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舉常平倉官員不是興利之臣今旣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仰以爲生今若差官置司更有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從來貸借旣不可免又湏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則固不願請領



苗錢又廣東南西路土曠人稀水鄉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尤爲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也國家幅員至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卹之故得饑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謂仁政克洽矣而未嘗曾就等第人戶處疆借錢物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卽位之初天下名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間有三兩路州軍曾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

卽時輦還今制置司指爲暴令以頒布天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譴之甚誠可駭也唯陛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坊郭人戶旣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若俵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藏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乏絕之恩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卽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卽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爲不實



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多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非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升或一斗以來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卽未見曾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斛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爲名欲剩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

下深詳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准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真定府准制置條例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狀准聖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絹二千萬匹充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出賣必是破貨不了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貫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貫三百文省召人戶情願依青苗見錢法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戶情願卽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情願請領者亦



韓魏王公傳 卷之九  
聽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稱自京般來絹二十萬匹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請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顧脚乘赴恩州請般趁時支俵勘會真定州於恩州支下絹三萬匹雖未般到緣係准備充秋料青苗價錢卽不闕錢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搔擾牒臣本司請照會者臣遂備錄聞奏庶朝廷見其爲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却准中

書劄子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幹當兼累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召人戶情願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聞奏劄與臣知者臣勘會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人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尚猶近下等第人戶有破賣家財方能貼陪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舉官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



韓魏三家傳 卷之九  
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  
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並  
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  
郭人戶價例全不相遠卽於農民豈不爲害更差  
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  
官唯是應命苟免過咎將抑配以爲情願何處更  
可辨明且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  
定奪之所今將絹二十萬匹直行指揮許散與鄉  
村人戶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請者亦

聽則自來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  
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  
中書也然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方敢施  
行未嘗直便處分唯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  
守職臣僚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使事歸政  
府庶於國體爲便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寢  
罷時王安石聞公有言已引疾在告唯參知政事  
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  
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旣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



未幾呂公著爲御史中丞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湏別坐事令出旣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旣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乃止 家傳卷之九終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之十

熙寧四年公至大名二年矣又上章乞邢相一郡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陝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况吾元老爲世宗工久倚帥垣之嚴宜遷尹節之寵節宣典策敷告縉緹具官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朝亮衆采於台極翼戴英考捧大明於天衢肆朕纘圖厥初謀落燮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成登照公槐奄涖國



社鎮定大事委如九鼎之安承寧諸侯端若元龜  
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既和重念郊圻之雄旁據河  
山之險徒得君重以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旄留主  
北門之鑰載惇 爰賦并實幹封於戲漢咨陳平  
安危注於上意唐因裴度輕重繫乎厥身維迺純  
誠無媿前烈懋服休命徃其欽哉可特受依前守  
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魏國公充永興  
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  
京留守司事畿内河堤勸農監牧使充大名府路

安撫使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加食邑  
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公力辭  
不拜後及三年復乞納節如前請章七上不許滿  
四年再請六年二月移判相州契丹遣使辨理河  
東地界上賜手詔詢訪公奏曰臣伏蒙聖慈特差  
入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幹當内東門司裴昱  
齎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  
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開釁端妄  
來訴理比較官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



不服令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朕將親覽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訪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竊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請

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爲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卹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佞佛豈無疆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



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疆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萬數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氈董氈卽契丹婿也旣恐闢地未

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劔主隄防鄣塞要略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爲固哉且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堅教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



疑也自虜人辨理地界河朔沿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壁開淘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衣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架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劔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劔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

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驢騾准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爲敵國施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願朝廷况代北與雍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慮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



韓委三才傳 卷之十  
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  
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  
笑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  
隱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  
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  
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  
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  
矣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  
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

先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  
夷盡復唐之故彊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  
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爲本必務多  
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之法自上等以  
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  
衙前重難固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  
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  
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  
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他用此



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  
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  
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  
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  
逋負官錢流移失業事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  
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者以  
得利爲巧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加以新  
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  
違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

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  
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爲幸夫農者國之  
根本也商者能爲國致財者也官吏助朝廷之教  
化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難於道路官吏  
則所在不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  
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  
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爲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  
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  
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



事將作富貴可居獻策以干陛下者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麤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柰何此太宗朝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

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爲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索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敦 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



韓委王象傳卷之十一  
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今河北諸州皆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然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卽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行蓋事變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餼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

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盡入城郭而居也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郡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蓋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用是足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覬愚瞽一悟聖心爲宗社之盛



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同被詔問公所對最爲切直七年秋公累上章乞致仕章每上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允明年夏公又力謝事復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再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薨於相州之正寢前一夕有大星殞于晝錦堂側享年六十八訃至京上震悼甚輟視朝三日遣中使慰撫本家凡典禮悉令按趙普故事施行贈尚書令告第曰朕勿休聖緒綏撫

四方實賴全德老臣蕃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推忠宣德宗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討大師兼侍中行京兆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淵以有謀莊重而不撓悍早有天下之望自結人主之知出入三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旣推定策之功先帝建儲復預受遺之託迄繇輔翼以底丕平澤被生民勳在社稷嚮



以懇辭重任出撫近藩屢厭節旄之榮願還印綬  
之寄方深注倚遽此殲亡夫三省之官惟尚書令  
爲尤重非功德卓越不以假人眷言老成宜峻徽  
典尚其精爽膺此寵榮可特贈尚書令宣制文德  
殿以公配享英宗廟廷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  
厚者報不可忘故命冊褒舊崇史有追封之典祀  
祧躋配前書存與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  
寵之於其生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於不朽  
惟時故老翼我前朝式敷誥於治庭肆儀圖於典

禮故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  
國公贈尚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宥勇義出  
於至誠朴忠可以大受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爲  
任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海謀猷  
實紀于三朝緬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是用  
進登烈考之清祐禪序功臣於大烝上以慰祖宗  
之靈下以爲忠義之勸於戲爲臣至此可無愧於  
朋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茂烈茲惟盛美以答元  
勳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主者施行上以尚書令



不兼官爲是真令特以贈公又配享特鑠院告廷  
皆異典也上又遣禮官太常丞集賢校理李清臣  
致祭於柩前又遣內侍詢本家所欲凡例外令一  
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兩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  
闕賜對面諭令照管諸孤差入內都知利州觀察  
使張茂則監護葬事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  
兆以石爲幽堂所費皆給于官臣僚之葬於法不  
許以石爲室令特詔用之自公始也再遣幹當御  
藥院李舜舉奠於靈几及許勿子嘉彥將來尚生

仍諭忠彥曰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  
悉錄奏來勅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二  
府忠義五卷諫垣有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  
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闕  
之殆遍後嘗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有此  
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安陽集類五十卷祭儀  
一卷藏於家有司考行應憂國忘家文賢有成之  
法謚曰忠獻詔本家令以行狀來上神宗乃親製  
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



車委三家傳 卷之十  
碑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西北原公昆  
仲六人長兄次兄與第四兄皆蚤亡先太師捐館  
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兄諱琚最長始爲州縣官後  
終於司封員外郎公同母兄諱璩終著作佐郎公  
與著作皆育於司封兄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  
第公方爲禁從漸貴顯而二兄相繼皆亡收恤諸  
孤皆同已子公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夫接  
物極恭而溫初爲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  
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瞻

呼爲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者尊官則呼  
厥姓曰某家故石效此語爲人敬服如此器重閱  
博小大無所不容公自在館閣及登侍從卽有重  
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  
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  
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  
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爲樞密副使石介  
有慶曆聖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  
惇厚如勃後爲宰相歐陽永叔作相州畫錦堂



韓委三家傳卷之十  
記曰臨大節決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爲知言堂乃公爲鄉郡時所建也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辰爲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公而下爲三人者排逐指爲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許逐廳見賓客拱辰來見因諷勸公奮手作跳擲勢曰須是躍出黨中公對曰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旣而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也凡進人

才惟以公義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頡於省府如此之類也公薦引於上前者固多亦未嘗自漏上前之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也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時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旣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旣罷



去蘇頌除修起居注往謝二府參政趙槩曰韓公  
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  
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已也公待人一以至誠亦未  
嘗懷怨於人人或有不喜於公公待之終不疑也  
慶曆中孫沔爲御史以西事詆公甚力後公爲宰  
相沔以罪廢會陝西用兵起沔帥慶州過闕賜對  
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  
袖長書俯伏謝罪皇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制李  
師中父緯昔爲陝西裨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緯

與賊戰而兵敗密詔公斬於退兵之地公特申理  
緯得不死而猶重貶人莫之知也師中乃謂父貶  
因公所奏遂詣闕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誅元帥  
後緯知公嘗有言救已也每見公未嘗不泣下叙  
感然師中終以前日之訟惶恐自疑後師中方坐  
事廢黜一日擢爲高陽關安撫使賜對日神宗諭  
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師中方大愧服  
特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愛及人旣去思慕  
不已往往畫像事之揚州秦州真定太原京兆府



皆有公祠魏人仍立生祠爲塑像歲時莫獻以比狄梁公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及里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咨嗟瞻慕至夷狄尤畏服公名凡奉使契丹者虜人未嘗不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門京尹往來書例用押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禹錫仍諭來介曰今以侍中在此故特書名及公旣去來者亦欲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每南來涉臨清界卽戒於下曰此是韓侍中境內謹勿亂須索忠彥奉使至張前館伴楊興功謂忠

彥曰早來上面召曾使南朝識韓侍中者數人問之少卿貌類父否皆云頗類遂於宴坐令畫工密圖之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同相知最篤及論事於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符同退而皆不失驩三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爲韓范或韓富希文嘗遺杜初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不計家中有無賙人之急惟恐不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不倦俸祿之入月未終而已竭



是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於自奉養則儉約不改於舊左右侍者不過二三人嘗曰吾閨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異也內外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常十數家嫁諸兄孤女十餘人家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先旁族交舊之子孫貧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清簡至於圖畫博奕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家藏圖籍萬餘卷卷末皆題曰傳賢子孫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適健自成一

家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爲人公孝於祖宗常恨祿不及親傾所有以奉塋域公五代祖葬博野曾祖葬贊皇雖家諜具載葬地值五代兵亂常趙金邊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歲時灑掃益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在公常刻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於贊皇八年得五代祖庶子墳于博野三塋之失所在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誠所感云公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夫人男子六



曰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純彥次粹彥次嘉彥女  
子四長不育次適朝散郎王景修次二人不育孫  
男曰治曰戟曰澡曰誠曰浩曰澄曰括曰括曰括  
曰裕曰楸曰洞曰格曾孫曰肖胄曰肯胄曰碩胄  
曰膚胄曰顯胄曰宏胄曰穎胄曰全胄曰安胄曰  
寶胄曰膺胄曰顏胄公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  
元城埽一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龜穴於  
埽下乃伺龜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晝臥有一吏  
持檄召勉曰有龜訴爾當往證之既隨吏行過一

宮闕甚壯守衛者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  
真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  
吏也亟往求見焉既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  
間所畫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砌下俯伏哀  
訴不已公微勞云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具述殺  
龜事又叙嘗蒙薦舉今入陰獄恐獲罪不得還懇  
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龜非與人同彼  
害汝埽戮之汝職遣之使去出門所追吏曰真人  
釋爾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至家遂寤事既傳



韓魏王家傳卷之十  
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真人事有否  
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孫固時爲知  
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韓公平生所爲豈不爲  
真人乎元豐中忠彥以墳墓久闕照管乞弟粹彥  
監相州酒稅神宗御批曰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  
比特依所乞仍令吏部今後常注其見在仕子孫  
一人隨本資任或親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  
來臣僚之家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恩也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之十終

忠獻韓魏王別錄

王巖叟

熙寧四年秋河決魏北家府以都水丞待罪于  
魏巖叟始得見魏公五年夏公薦以爲北京國  
子監教授其冬又辟以就幕府六年春公得請  
守鄉郡又延之於安陽公旣在安陽多暇日而  
巖叟間居且無職事方得從容獨侍公於便坐  
公不以爲不可與言而開心寫誠無復間外其  
間事有時人之所不知言有古人之所未到退



輒書而藏之記或未詳則他日再叩以其  
說方貪嗜未足而八年六月我公已薨嗚呼清  
風在堂俄隔萬古望斷霄漢不聞餘音痛念二  
年之間公以疾居於內而巖叟以行役於外者  
既已三之一良時美景與衆賓並進於宴賞之  
間者又三之一則間見於公蓋無幾矣竊自恨  
其生之晚而識公之不蚤見公之不數而問公  
之不多也姑悉所聞見者泣而次之以爲公別  
錄云

乙卯七月十五日

公至和中自相州入西樞爲大尉嘗以建儲爲言  
既遷丞相每乘間必及之援古喻今前後蓋數十  
矣一日仁宗忽開悟公賀曰堯舜之心也社稷幸  
甚上曰然則誰可者公曰宗室之賢唯陛下所擇  
上曰昔嘗養二人爲子一人者不慧公曰既不慧  
更不須論上曰如此則唯宗實可公曰陛下既已  
知之則定矣遂命判宗正以試之公已得請於仁  
廟許立嗣矣而宮人宦官環泣於內大臣小臣橫



韓委公集 別錄  
議於外上意復動臨朝默默不樂公每顧上顏色  
不知身之所容也洎因英廟謙讓久之不肯就  
宗正而上意尤懈迺曰不如且放下公復從容獨  
對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彼退  
避如此迺是有識豈可遂已上釋然曰旣如此不  
如便就明堂前與了當公又進曰且爲皇子以待  
聖嗣立則必自求歸即上領之即日乞宣樞密臣  
寮諭之旣而張昇至失聲言曰許大事如何容易  
便做不教臣知上笑曰議已定不須驚也當日下

殿便降文字英廟旣卽位之數日初掛服於樞前  
哀未發而疾暴作連聲大呼語之恐人所不可聞  
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凝立莫知所措獨公亟  
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  
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復來遂擁上以  
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而出仍戒  
當時見者曰今日之事惟某人某人見外人未有  
知者復就哭位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永叔歸以語  
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廟初以驚疑得



疾久之疾已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  
壁堅臥莫肯受藥餌公日率同列入自捧藥以進  
公俯而懇告則或熟視公而不言或取藥以覆公  
之衣而不顧公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  
者數四太后在簾間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  
大王汝自勸謂神宗也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  
強之而後服英廟疾時太后一日遣使持一封文  
字至中書直以授公公啟之迺疏列上禁中縱意  
事其極曰老身今無所容相公當作主也公讀訖

而懷之雍容以語使者曰但做某奏太后道太后  
常自言官家心神未寧帖心神未寧帖之人言語  
舉動不中節何足恠也安則自無矣太后意遂解  
英廟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僞且遇貂璫少恩禮左  
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其說顧  
未敢發口爾獨公屹然不爲衆說動一日昌言曰  
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  
琦好疑此事自爾人情覺公意不可搖遂不復有  
妄傳語言者英廟既驟自外來又方寢疾不預事



人情傾向在太后公憂宮中有不可測者一日因  
對於簾下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  
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  
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  
公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  
汗旣出吳長文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  
公旣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迺先建  
議於英宗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  
然之遂以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

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太后又曰人主出  
不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皆未具公曰此小事  
朝廷願旨卽辦不數日喪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  
師之疑以解而太后不久竟歸政曹后初未還政  
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莫不以  
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便能復辟則千古  
所未有請自閱史書一一可見不敢妄也后曰自  
家何者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卽連贊之後數  
日批出文字云自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卷簾撤



坐迺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云已得親詔矣上遂  
釋然初曹后難於歸政公說云當別爲太后議儀  
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類太后既允卽以諷上上正色曰  
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臣等以此誘勸之  
方肯放下陛下何惜此邪若以輕重比之與者止  
如雞卵而放下者迺如太山富公亦贊云何啻太  
山事遂定曹后雖臨政只在一小殿中屢曰此是  
何坐處公每對他事不應也真有微意哉仁廟山  
陵已成靈駕至鄭下而傳聞皇堂石裂架以大木

矣衆人駭懼未有以處公獨曰果然則便當別爲  
不可病遲而憚費人臣於此豈當苟且旣而迺妄  
云公曰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爲賢矣人人莫不能  
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合着意于此勿以爲  
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  
濟多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於義足而後委之  
命可以無悔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公曰  
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  
惟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去是其常情不



須恠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之若直用已意以處則所失多矣公曰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元勲盛德如此而聞人一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惑也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調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則事事無礙矣公曰論待君子小人之

際公曰一當以誠但知其爲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人與笞一人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曰君子素履須當慎微放過一事便爲小人所窺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因請教于公公曰但勿以其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凡人語及其所不平



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  
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公  
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幸  
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之非琦所能也天聖  
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榮政殿甲科未  
絕而日五色于時羣臣皆賀後議者以爲公同升  
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臨社稷則獨在公焉趙良  
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餘歲亦未有事  
迹著於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輔許之不知其何

也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  
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獨爲年少獨未嘗  
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  
往但未有名爾公處之而不失和李旣莫得以怨  
同時諸公亦不以爲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  
諸人無不被凌謔者獨未嘗侵公也公曰琦以誠  
待之而已公言王沂公器德深厚而寡言當時有  
得其題品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琦爲諫官時因  
納劄子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



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不免近名要須  
純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公言王沂  
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物希文乘

間輒諷之曰明楊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  
此耳沂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邪思若已出怨將  
誰歸希文惻然自失退而嘆曰真宰相也公言希  
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得  
一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  
自待何爲在錢延年等例邪師魯終身以爲愧公  
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宗朝王隨陳堯  
佐爲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  
中立參預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爲諫官屢疏之不



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庭辯上迫于正論遂  
盡罷四人者然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  
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之日廼張  
仕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  
失望公曰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既  
攻退四執政朝廷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忠公曰  
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事  
遂寢公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敝事且  
有西鄙之患每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

欲發論議輒閉目數數珠不應人彥國憤惋數欲  
停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  
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  
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以此意待天下  
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劉后上僊仁宗欲以楊  
太妃爲太后以問申公申公曰典故無此事上曰  
柰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樂之呂卽曰唯  
唯陛下宮中甚孤立不便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  
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也

先是宮中以劉爲大



娘揚爲小娘

公曰呂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

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妻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語琦云此事外人不知劉旣上僊官家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公作諫官申公不悅王隨迺面諷希文云隨近日多引師巫出入及某事某事皆可擊也希文云淹仲不知其詳未敢聞命呂知希文不納恐事泄反以

語隨云范司諫欲奉言某事某已勸之且止矣公曰呂申公極有機智雖忌正人然亦未嘗敢全踈棄之公言杜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之善旣知其人無復更有毫髮疑間始琦爲樞密副使而杜公爲太尉琦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迺曰某長渠三十歲尚有誤邪久之旣相亮卽每事問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有百十萬生靈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輩



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公且留以爲暮年之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勞心孰與吾閒靜之樂也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父老有遠來觀於道傍者廼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侍中廼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亦以公餘或以官以名而已公治大名四年虜使每南來涉臨清縣卽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須索以辱

也又嘗有使曰我輩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唯通判攝少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諭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旣而不如旨怒曰此豈比他處而敢爾不加意遂荅其人易其馬公在北門見客或至午方暇引公事必呼闈者諭之曰訴事者餒矣遍曉之令飯而後來人皆慰悅然公亦未食也公在魏時府僚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笑從容以授



之路君退而自愧服曰真天下盛德北京大內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筆甚壯公之來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公進此詩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客亦莫諭公既去韓絳來遂模本以進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凡將相隨行公使錢令子弟主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限量獨公不然所至一以屬本郡月之所給亦隨衆人皆著爲例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而內持約如此自唐以來守北

門者不知幾何人唯狄梁公有生祠公之去魏魏人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每公誕辰士女焚香於堂小民獻技於庭者終日不絕公聞而笑曰我尚生也而如此邪及公薨魏人之來赴者甚多而就哭於祠下者尤衆近古未有也公昔在定武時爲資政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資政在并州時爲太尉則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時爲侍中則曰自家侍中其所至得人心如此雖去鎮十餘年相遠千里外每公誕日爲壽者常不絕公在相州



一日被司農檄括車以爲營衛籍老幼以備入保鄰城已騷然矣公懷檄不下方草奏以言疏未上司農已旋覺亟止前檄故獨相民未嘗驚也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者未嘗以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常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之詩子調兵於民其弊迺爾後世旣收拾強而亡賴者養

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差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而道也王安石初罷相時實不召公與司馬君實百姓相傳云侍中三詔猶以疾辭司馬家兩詔亦不肯行其爲當時屬望愛嚮如此公嘗言吳長文有先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時長文獨曰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後卒如其言公晚年在相多疾忽忽少意思容貌羸削非復故時巖叟嘗因從公出游聞道傍觀者之語



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外心繫社稷老而益篤病而不忘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則曰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熙寧八年三月上遣近璫齎詔問公曰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定分比亦遣官按行經界甚明朕亦回敦盟好固欲優容虜情無厭勢未可已今橫使再來意在必得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事有不測其將奈何卿夙著忠義歷事三朝迺心罔不在王室國有大政謀及故老今待遇

之要備禦之方如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於後半塗間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之由迺可因條六疑以對其略曰開熙河曰通高麗曰置保甲曰修城壘曰創軍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致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爲計爾實未敢輕動也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解所疑則自無事矣祖宗舊地圖牒深明一寸不可許也又引及熙寧以來事曰迺始謀者之誤爾陛下若堯之仁舜



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其終曰  
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七十榮守  
本邦無一不足今日之言非沮善也非求進也但  
天下之人浸不敢以直言聞於陛下臣實憂之願  
陛下不以臣言爲疑早悟以爲宗社盛福非老臣  
之幸天下之幸也凡三千餘言公自手寫疏既上  
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亦老臣無負矣公又  
面語使者曰橫使雖傲慢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  
禮使之久留不害也宜復選使使虜就議則渠自

難安矣見上請作韓琦如此言比使者歸朝廷已  
許其地而蕭禧還虜矣公起堂於此第池上以傲  
樂天因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一詩其一卒  
章云霓裳百指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眠自是寢  
疾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爲絕筆既而上遣  
使特爲石藏以葬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讖云公  
薨士大夫恨勲德之難名也皆嘆曰天何不留歐  
公爲魏公作誌文而後死也



忠獻韓魏王別錄

忠獻韓魏王遺事

公自定武入爲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  
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秉政  
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  
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心語日益  
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無一言不喜  
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多  
時時有二宗子嘗育宮中公乘其意動急叩之爲  
二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聰明智否可屬大計



仁宗以英宗爲言公卽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卽位之次日疾作不能眠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卽獨召公責曰相公

自看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眠二玉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爲不然率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罷謂慈壽曰上疾須太后護眠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



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內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搖於閹宦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覘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政公每進對罷卽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久居久必有禍后必嘗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豈知讀書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十數他日復請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

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廼如此公乘机力陳上前日出祈雨雨應百姓又皆知上無恙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旣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廼惜一鷄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卽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出入加儀衛焉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退爲問者公曰是時英宗



韓委王 遺事 三  
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永昭一日遣  
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  
公報云若語言無節慈壽既云未定疊未定疊人  
語言何足恠他日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  
公亮已下商量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  
公是時既使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  
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  
與子其於子毋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  
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

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  
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僊  
今上卽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  
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陳以謂  
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益他  
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冢席以待  
故除兩鎮有衮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  
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復移雍  
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召既而召見琦是時已知



不可爲堅請還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  
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  
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  
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先時  
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賀允弼  
謂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爲天子  
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  
遂循殿陛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  
右甲士已至遂賀次詔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

晏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晡臨兩府立殿兩廡上  
垂簾時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眙  
不知所處公獨投哭杖褰簾入見上廼疾作非有  
他變宮人壁後遯去不敢前公廼扶上呼左右翼  
入時曾公已下背汗浹背以事出不意也仁宗初  
晏駕急召上未至仁宗復手動曾公愕然亟告公  
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廼一太子皇愈  
促召上其達權知机如此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  
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



既而卒無事英宗卽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迺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不完 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筭大策如取大原下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業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今上初卽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諭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

取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莫與旣見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旣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官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權人莫能窺其跡仁廟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鈞公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



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至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嘆惜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旣道皇堂棟廼不損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荅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太宗真宗

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旣成或請打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衛霍爲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首獻焉有問公郭逵衆人謂皆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自專須還他主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琦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黥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爲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卒



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達琦亦以郭達粗勝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誣以引往年之厮役又曰此事惟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爲太躡等當近下安排名目遂有權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爲朝廷用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恩盡歸已怨使誰歸范公悅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

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着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不得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鷓鴣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大節公嘗謂處事不可



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士風喜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琦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着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矢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公嘗言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之

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公謂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爲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之極不可變君子謹



韓魏王 遺事  
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修至於成德  
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  
所至不可不知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  
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  
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  
公夫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  
馬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  
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悅而去  
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知

此石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  
指數事爲非其一太祖時嘗感宮鬟眠朝晏羣臣  
有言太祖悟潛伺鬟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  
爲萬世法已溺之廼惡其溺而殺之彼何非使其  
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  
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訐不當理或涉薄害風教  
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言濮園得罪御  
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以來言者人謂公  
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



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麤入細迺經綸事業  
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上  
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繼句云須臾慰滿  
三農望却歛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  
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漕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  
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  
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完 又  
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益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  
龍寒人謂公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

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劉御藥  
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字悉上  
筆餘二冊公卿多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畫冊  
謂獨未得公數字爲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維  
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多者上也不  
得其多非上卽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畫其可  
逃乎哉安陽瘳叟病中題時公路謂相人謂此術  
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請公題皆論一有問  
彥升材品於公者公曰戇直而且忠於人然過涉



韓委王 遺事 一  
滅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爲其膽力薄公平日  
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或問  
君叔晦叔天下所屬望他時入用何如公曰才偏  
規幕小問晦叔平日公曰今日廼是平日人有疑  
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徃徃爲小人所欺奈何公  
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人謂公待  
人誠則皆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爲小  
人不待以誠邪皆嘆以爲不可及公平日獎進人  
物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

人短而用之謂太濫其實習中不啻黑白在北門  
時一屬官有小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真  
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愛任術所爲不悖  
篤大中其弊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  
能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  
魯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公論爲善  
其初徃徃能持久而不變爲難計日計月爲之者  
甚多也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蠱之毒物違之正  
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云臨事若慮得是



當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  
又云孤忠每賴神道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  
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  
言公不荅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  
河北說得些衆人不敢道者足矣嗣宗臨上馬又  
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也數日終不  
能自克吳長文璟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  
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  
壯然包畜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

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趙君錫被召別公請  
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  
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  
此則在廷評自處李清臣平日公前多論釋氏貴  
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  
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比來臺閣斥  
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諭人如此  
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  
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李敢



如此詬 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  
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  
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李師中爲布  
衣父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鎮戎以賊衆我寡非  
諸將罪且欲戮其爲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  
于朝時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爲兵往  
應賊太擾乞斬公以謝陝西旣不行後嘗有疑公  
心執政有請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  
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師中終未之

信後擢爲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公兄爲泰  
倅孫元規爲司理嘗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  
踰時不講後公爲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  
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少謫卽復自此元規慊公  
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若  
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廼韓厥之舉也若以當  
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疑  
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已心  
後起慶爲慶帥元規過闕廼泣見公曰沔真小人



公知汚汚不知相公公與樓澈有舊數到大名于  
公公待之厚或以澈爲人言者但曰人材難全公  
以恩及人無永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時  
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其欺賤官因事爭  
於前每及已之誤卽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已爲  
是若稟事嘗許觸非而却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  
日芥蒂置於色亦惟是從之公因論退曰處去就  
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嘆  
曰放上則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任性當臨

事有所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毋弟傲不  
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  
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  
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  
善終亦不言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  
曰御軍自有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  
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公言富公爲鄆倅沂公  
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卽日當某位富不敢當沂  
公曰然進則易退則難公言仁廟御批朕用韓琦



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凡所議事仰章  
德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  
以與公今尚存也公在相舉荅詔文字與孫賁賁  
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  
義士亦不顧若顧之言不可出口矣公謂小人不  
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  
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  
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在我而非在  
彼烏用計其如何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

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  
不然無容矣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  
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潞公在西府  
人有以魏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可以  
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些麤材蒙朝廷擢  
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歐公少許人平  
日惟服韓公嘗因事發嘆曰索百歐修不足望韓  
公公謂歐與曾同在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  
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



徐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公謂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倅車出按屬縣其女與簽判子踰墻私通倅妻親送至府廷公廼爲之掌判使成婚對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千助嫁公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爲隣近侵占不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

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刀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噐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情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



軼事  
廳行遣二倅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  
爲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二卒曰二公知某封  
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  
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  
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  
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而行之公之臨政雖輕  
刑亦必致慮其後子孫蕃衍充滿要途皆公處心  
仁恕而致然也

忠獻韓魏王遺事終

跋韓魏公安陽文集

昔人嘗謂立德立功立言垂三  
不朽事本同條而才有偏致則  
上下古今其具有者蓋亦稀矣  
有宋魏國韓忠獻公量宏海嶠  
德崇山直聳至動天象卿雲現於



臚傳足占一代偉人已而遭宋盛  
際出入將相者歷三朝至于膽寒  
西夏燮調函宮累當危疑而以  
身任之鞏社稷于泰山之安勲業  
爛天壤矣而獨文詞不甚概見何  
耶抑井蛙之拘于識耶沿六七百

年來恭遇

直楮康公以齋使按維揚而端幸  
屬宇下乃出韓公家傳并所手校  
安陽集示端端伏而讀之大都疏  
奏居其強半盡闕軍國大體經  
濟要機不徒為締繪而已觀所



未覩豁目洞心公寔嘉賚之即如  
命付剗劂以廣其傳然後韓公  
所稱三不朽者藉公表章而具  
備夫亦其德業文章有神孚而  
契合也者固知後人之誦公無異  
今人之誦韓魏公也謏謏小子安

所長尺寸而輒敢僭言末簡蓋  
高山仰止庶幾名附不朽云

萬曆己酉上春三日

屬下吏江都縣知縣姚祚端  
謹頓首拜跋



書韓魏公集後

直指康臺合刻韓范兩集既成  
復命芑詮次卷帙攷訂訛認芑  
不敏謹次韓公集為三十八卷  
詩十卷序一卷記一卷題後解  
策贊銘樂府疏文一卷奏議八



卷表四卷狀劄三卷書啟二卷  
制一卷冊文一卷祭文一卷墓  
誌銘墓記墓表神道碑行狀五  
卷其宋史本傳家傳十卷別錄  
一卷遺事一卷附集元苞毀齒  
從家嚴讀史鑑至魏公請太后

還政太后遽起公厲聲命鸞  
儀司撤簾二既落猶於御屏後  
見太后衣也竊欣慕定策大臣  
舉動自別已而稍疑公定策大  
臣舉動當有次第不應莽三數  
語迫脅母后僥倖成事萬一太



韓文公集 書後  
后不遽起鸞儀司不撤簾公將  
如之何耶考宋史曹太后傳及  
公本傳皆無之家傳但云公力  
勸太后撤簾又云已得太后旨  
還政樞密院猶未知而已惟別  
錄云公察太后意回即連贊云

後數日批出自某日更不御殿  
公亟令卷簾撤坐庶幾得體公  
決不爾為史鑑蓋近誣矣遺事  
載公平日嘗曰成大事在膽夫  
膽薄則當機不能決機失則治  
亂安危變于頃刻懸于霄壤公



當兩宮讒間內外憂難之際從  
容調護還政復辟非膽每臣濟  
之故公未嘗以膽許人往自  
許有以也方公之出為昭陵使  
也近端小封親托諭公逼甚公  
曰只乞與曾公亮以下商量為

宣靖計急宜復申公議后必動  
地諉之曰候韓琦回及公回開  
諭母子慈孝大義始正治平之  
位又公之極論青苗也神宗意  
已大悟亟欲寢罷荆公亦引疾  
在告帝因清獻等對諭以欲罷



之意為清獻計急宜後申公議  
帝必動乃諉之曰俟安石出及  
荆公出執之益堅呂正獻復申  
公議反坐以晉陽舉甲語而逐  
之竟釀靖康之禍二公皆宋名  
臣謂之不忠則不敢何無膽也

人主當沉翳之後忽有一間可  
投亟投其間逆折將順可臣不  
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  
機一失變態萬狀幸則為治平  
不幸則為熙寧豈不惜哉故知  
相天下者忠以主之膽以斷之



韓文公集  
言行  
五  
膽而不忠荆公是也忠而無膽  
宣靖清獻是也膽以濟忠魏公  
是也

已酉春莫屬吏毛九苞





